神滅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神滅論
作者：范縝　南北朝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神灭论论战

或問予云：「神滅，何以知其滅也？」答曰：「神卽形也，形卽神也；是以形存則神存，形謝則神滅也。」

問曰：「形者無知之稱，神者有知之名。知與無知，卽事有異，神之與形，理不容一，形神相卽，非所聞也。」答曰：「形者神之質，神者形之用；是則形稱其質，神言其用；形之與神，不得相異也。」

問曰：「神故非質，形故非用，不得爲異，其義安在？」答曰：「名殊而體一也。」

問曰：「名旣已殊，體何得一？」答曰：「神之於質，猶利之於刀；形之於用，猶刀之於利；利之名非刀也，刀之名非利也。然而捨利無刀，捨刀無利。未聞刀沒而利存，豈容形亡而神在？」

問曰：「刀之與利，或如來說；形之與神，其義不然。何以言之？木之質無知也，人之質有知也；人旣有如木之質，而有異木之知，豈非木有一、人有二邪？」答曰：「異哉言乎！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，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，則可如來論也。今人之質，質有知也；木之質，質無知也。人之質非木質也，木之質非人質也，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！」

問曰：「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，以其有知耳。人而無知，與木何異？」答曰：「人

無無知之質，猶木無有知之形。」

問曰：「死者之形骸，豈非無知之質邪？」答曰：「是無人質。」

問曰：「若然者，人果有如木之質，而有異木之知矣。」答曰：「死者有如木之質，而無異木之知；生者有異木之知，而無如木之質也。」

問曰：「死者之骨骼，非生之形骸邪？」答曰：「生形之非死形，死形之非生形，區已革矣。安有生人之形骸，而有死人之骨骼哉？」

問曰：「若生者之形骸，非死者之骨骼；非死者之骨骼，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；不由生者之形骸，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？」答曰：「是生者之形骸，變爲死者之骨骼也。」

問曰：「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，豈不因生而有死？則知死體猶生體也。」答曰：「如因榮木變爲枯木，枯木之質，甯是榮木之體！」

問曰：「榮體變爲枯體，枯體卽是榮體；絲體變爲縷體，縷體卽是絲體，有何別焉？」答曰：「若枯卽是榮，榮卽是枯，應榮時凋零，枯時結實也。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，以榮卽枯，無所復變也。榮枯是一，何不先枯後榮？要先榮後枯，何也？絲縷之義，亦同此破。」

問曰：「生形之謝，便應豁然都盡。何故方受死形，綿歷未已邪？」答曰：「生滅之體，要有其次故也。夫歘而生者必歘而滅，漸而生者必漸而滅。歘而生者，飄驟是也；漸而生者，動植是也。有歘有漸，物之理也。」

問曰：「形卽是神者，手等亦是邪？」答曰：「皆是神之分也。」

問曰：「若皆是神之分，神旣能慮，手等亦應能慮也？」答曰：「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，而無是非之慮。」

問曰：「知之與慮，爲一爲異？」答曰：「知卽是慮。淺則爲知，深則爲慮。」

問曰：「若爾，應有二慮；慮既有二，神有二乎？」答曰：「人體惟一，神何得二。」

問曰：「若不得二，安有痛癢之知，復有是非之慮？」答曰：「如手足雖異，總爲一人。是非痛癢雖復有異，亦總爲一神矣。」

問曰：「是非之慮，不關手足，當關何處？」答曰：「是非之慮，心器所主。」

問曰：「心器是五藏之心，非邪？」答曰：「是也。」

問曰：「五藏有何殊別，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？」答曰：「七竅亦復何殊，而司用不均。」

問曰：「慮思無方，何以知是心器所主？」答曰：「五藏各有所司，無有能慮者，是以知心爲慮本。」

問曰：「何不寄在眼等分中？」答曰：「若慮可寄於眼分，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？」

問曰：「慮體無本，故可寄之於眼分；眼自有本，不假寄於佗分也。」答曰：「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；苟無本於我形，而可遍寄於異地。亦可張甲之情，寄王乙之軀；李丙之性，託趙丁之體。然乎哉？不然也。」

問曰：「聖人形猶凡人之形，而有凡聖之殊，故知形神異矣。」答曰：「不然。金之精者能昭，穢者不能昭，有能昭之精金，寧有不昭之穢質。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，亦無凡人之神而托聖人之體。是以八采、重瞳，勛、華之容；龍顏、馬口，軒、皞之狀；形表之異也。比干之心，七竅列角；伯約之膽，其大若拳；此心器之殊也。是知聖人定分，每絕常區，非惟道革羣生，乃亦形超萬有。凡聖均體，所未敢安。」

問曰：「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。敢問陽貨類仲尼，項籍似大舜；舜、項、孔、陽，智革形同，其故何邪？」答曰：「珉似玉而非玉，雞類鳳而非鳳；物誠有之，人故宜爾。項、陽貌似而非實似，心器不均，雖貌無益。」

問曰：「凡聖之殊，形器不一，可也。聖人員極，理無有二；而丘、旦殊姿，湯、

文異狀，神不侔色，於此益明矣。」答曰：「聖同於心器，形不必同也，猶馬殊毛而齊逸，玉異色而均美。是以晉棘、荊和，等價連城；驊騮、騄驪，俱致千里。」

問曰：「形神不二，旣聞之矣，形謝神滅，理固宜然。敢問經云『爲之宗廟，以鬼饗之』，何謂也？」答曰：「聖人之教然也。所以弭孝子之心，而厲偷薄之意，神而明之，此之謂矣。」

問曰：「伯有被甲，彭生豕見，墳素著其事，寧是設教而已邪？」答曰：「妖怪茫茫，或存或亡，強死者衆，不皆爲鬼。彭生、伯有，何獨能然；乍爲人豕，未必齊、鄭之公子也。」

問曰：「《易》稱『故知鬼神之情狀，與天地相似而不違』。又曰：『載鬼一車。』其義云何？」答曰：「有禽焉，有獸焉，飛走之別也；有人焉，有鬼焉，幽明之別也。人滅而爲鬼，鬼滅而爲人，則未之知也。」

問曰：「知此神滅，有何利用邪？」答曰：「浮屠害政，桑門蠹俗。風驚霧起，馳蕩不休。吾哀其弊，思拯其溺。夫竭財以赴僧，破產以趨佛，而不卹親戚，不憐窮匱者何？良由厚我之情深，濟物之意淺。是以圭撮涉於貧友，吝情動於顏色；千鐘委於富僧，歡意暢於容發。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，友無遺秉之報，務施闕於周急，歸德必於在己。又惑以茫昧之言，懼以阿鼻之苦，誘以虛誕之辭，欣以兜率之樂。故捨逢掖，襲橫衣，廢俎豆，列鈸缽；家家棄其親愛，人人絕其嗣續。致使兵挫於行間，吏空於官府，粟罄於惰遊，貨殫於泥木。所以姦宄弗勝，頌聲尚擁，惟此之故，其流莫已，其病無限。若陶甄稟於自然，森羅均於獨化；忽焉自有，恍爾而無，來也不禦，去也不追，乘夫天理，各安其性。小人甘其壟畝，君子保其恬素；耕而食，食不可窮也；蠶而衣，衣不可盡也；下有餘以奉其上，上無爲以待其下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匡國，可以霸君，用此道也。」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